

在场景中看见城市特质

《把时间交给山西》的太原叙事

主 鑫



山西日报

纪录片《把时间交给山西》由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局与凤凰网共同推出，聚焦太原、大同、运城三座城市，每座城市用两天一夜的行走，发现、感知、释放城市的活力与价值。其中，太原篇以“却望太原是故乡”为主题，由旅行博主房琪担任探访者。这位走遍中国众多城市的东北姑娘是第一次来到太原这个充满意味的起点，为整部纪录片铺设了一种“初见”与“重逢”交织的叙事基调。

城市活力的温暖呈现

纪录片的开篇，没有急于呈现晋祠的古老或钟楼街的繁华，而是将镜头对准汾河景区里一群生活活虎的老年人。放风筝30多年的大爷，每天下午2点到6点半准时“上班”，他告诉房琪，放风筝能治颈椎、治近视。还有拎着流星球的老人、列阵排练的业余文艺队伍……这些场景之所以动人，不在于“老有所乐”的简单赞美，而在于镜头捕捉到了一种稀缺的精神状态。那就是太原的老年人在城市中心的河岸边，构建起了自己的公共生活与精神领地。

房琪感叹：“我强烈建议每一位觉得生活有点不开心，或者最近感觉苦闷的年轻人，一定要找一个老年人特别多的公园逛一逛。”这番话道出了一个深层观察：老年人的活力，恰恰是一座城市活力的晴雨表。在太原，老年居民徜徉在高品质的城市公共空间，真正享受着生活本身的乐趣。

从逃离到回归的情感弧光

几位返乡年轻人的故事，呈现了太原的归属感。一位在重庆读大学、毕业后奔赴上海的太原青年，高中时一心只想“能考多远走多远”。在上海经历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后，回到了太原。他坦言，越大越像父母那一辈。回到太原后，工作稳定下来，整个人慢慢放松，“最后慢慢去观察周围的景色，包括家门口的那棵槐树，它那个树疤在哪个位置”，说到动情处，他缓缓，这个细节比任何言语都更准确地传达了“归来”二字的重量。

脱口秀演员石磊在天津上大学，在上海做综艺编剧5年，直到生病住院、在病床上刷到山西面食的视频，才意识到是想家了，出院后立即收拾行囊开车回了太原。他刚回来时日子艰难，“比当年刚去一线城市还惨”，最讨厌听到“咱这里人不看喜剧”。但他和团队坚持了下来，在

太原表演本土喜剧，承担起在山西传播喜剧的大任。

这些返乡故事构成一个完整的情感弧光，那就是少年时拼命逃离家乡，成年后历经风吹雨打，最终回到故土重新扎根。太原这座城市，以一种不慌不忙的姿态接纳了这些归来的游子。它不催促、不评判，只是静静地提供一碗面、一个安稳的午后、一个可以做梦的空间。

可感可知的文化载体

晋祠是太原篇古建筑叙事的核心。房琪站在圣母殿前，被宋代建筑的精巧别致打动。解说者告诉她：“我们不需要了解它的结构，甚至可以忽略它的年龄，只要去感受它给我们的那种安全感，给我们的那种力量，就已然足够。”这句话点出了纪录片处理古建筑题材的独特视角，那就是不追求建筑学的专业深度，而是邀请观众用身体去感受、用情感去连接。

房琪坦承，不了解古建背后的故事，“那根弦儿就没有办法绷起来”。当她得知梁思成先生与鱼沼飞梁的故事，走在桥上的每一步都有了不同的分量。纪录片巧妙地借助这种“知识到感受”的转化，让古建不再是冰冷的文物，而成为可被当代人体会的情感载体。



▲ 房琪与汾河边的大爷交流
▶ 房琪欣赏晋祠古建筑
(《把时间交给山西——太原篇》影像)



梁 贝

不畏浮云遮望眼

要想揭示那些被遮蔽的声音，就不仅需要“诗人的敏感”“史学家的严谨”，还要有“哲学家的穿透力”，唯其如此，才能超越现实的羁绊抵达批评的伦理高度。从而为历史留存一份清醒的见证，为文学守护一片澄明的天空。

最后，还要坚守天真的品格。这种天真不是对复杂性的盲目回避，或无知中的无谓坚守，而是在洞悉世事人生百态后依然选择“相信未来，热爱生命”，义无反顾地冲向命运的“风车”。批评工作者的天真，一方面体现在敢于捍卫那些看似无用却关乎本质的东西，敢于以自己有限的生命去进行一场注定“一无所获”的冒险；另一方面体现在敢于说真话，敢于为弱者发声，敢于为公平正义呐喊。晚年的巴金曾把“说真话”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高呼“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这种坚守告诉我们，真正的文学批评不在于“解决”了什么，而在于“守护”了什么，并在这种守护中“将乌托邦谱成动人的诗篇”(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业语)。

从一名文学爱好者，到文学领域的探询者、研究者，从第一篇文学批评文章的撰写与刊发，到第一部学术著作的付梓出版，我深知文学批评是一场漫长的跋涉，是一场与文学展开的永无止境、意趣盎然且色彩斑斓的互动与纠缠。相比于那些追寻文学恒定的本质特征，以及超越具体时空的共同性的批评同行，我更愿意做一个反叛者，去探寻属于研究对象的独特特征。在未来的学习与工作中，我将继续开阔认知、提升审美、深化思想，争取做一名心怀温情敬意的冷静批评者。



赵树理文学奖
获奖者言 19

作者介绍：梁贝，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出版学术著作《王朔文学艺术思想研究》。在《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当代文坛》等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试论王朔文学理论中的“列车”影响》获2022—2024年度“赵树理文学奖”文学评论奖。

文学批评经常被窄化为文学的“解剖、秘书、仆人”，好像是附着在文学肌体上的寄生虫。但事实上，它并非真的是附皮之毛。优秀的文学批评，既有对文本的分析与阐释，也有在结合特定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科技等基础上作出的价值判断与哲学沉思，是一种审美的“再创造”。如果说作家、艺术家是美的事物的创造者，那批评家则是将自己对美的事物的印象以另一种样式或新的材料转化过来的“转译者”。它不是研究对象的仆人，而是其对话者，抑或重构者。此外，文学批评还是一门介于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学科。它需要感受与想象力，但其任务并不是为了创造一个虚构的想象世界，它需要理性的判断，有时甚至精确的“测量”，但又无法如公式般推算。因此，做好文学批评绝非易事，需要我们“身在此山中”而不被“浮云遮望眼”。

一名合格的文学批评者，首先需要有解读文本的能力。解读文本既是文学批评工作的核心，也是其展开想

对生活的另一种体察

——小说集《野生家庭》的叙事风格

何亦聪

浦歌的小说集《野生家庭》(花城出版社2026年5月出版)收录了他创作的14篇短篇小说，这些短篇在风格、题材、语调、逻辑上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基本都采用第一人称单数或复数叙述，甚至篇幅差异也不是很大。考虑到其创作时间前后跨越近12年，我们应当首先发现这部小说集在编选上的风格自觉与整体意识：14篇小说气脉贯通，文意勾连，没有丝毫割裂感，达到了艺术上的效果统一，整部小说集读下来如同一个完整的艺术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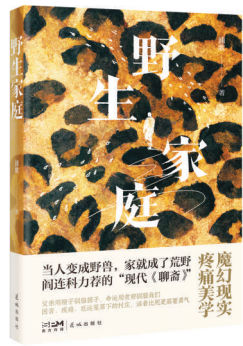
《野生家庭》的关键词简单而清晰——“野生”与“家庭”。“家庭”相对容易理解，小说大都以个人或家庭生活为叙述对象，但将“野生”与“家庭”并置，就产生一种悖论性的结构：按照通常理解，家庭是社会文明的最小单位，亦是人类赖以脱离野生状态的伦理起点。近人拆解家庭结构多用权力学说，浦歌当然也写到了这些，但他的小说真正深刻之处，在于对家庭生活中某种“野生感”的敏锐体察。野生感是什么呢？如果说“家庭”是我们刷在生活表面的一层底漆，那么，野生感就是这层底漆斑驳剥落的样子。《野生动物》的结尾，“我们”正百无聊赖地坐在桌前，院子里一阵乱响，兔子惊恐逃窜，从窑洞前面的路上走来一只非常像豹子的动物……然而它的脸型却像一只低眉顺眼的猫”。随后作者写道：“甚至不需要仔细看，我们就知道：

那是我们的父亲。”这个结尾是如此震撼——那是我们的父亲，或许也是我们，而归根结底，我们都是“野生动物”，严酷的生活教会了我们如何机警如豹又颌首低眉。

面对《野生家庭》这样一本书，读者大概很容易采用“父权批判”或“精神分析”的方式去解读，我认为这是一种时髦、简单却错误的读法。书中小说包含着复杂的情感与思考，绝非单一的“批判”或“分析”所能概括。如果就叙事艺术而言，《野生家庭》有三个特点格外引起我的兴趣：

其一，对“第一人称复数叙事”(我们)的运用。《野生家庭》里的小说基本都以“我们”的口吻进行讲述，“我”只在少数情况下会出现。第一人称的复数叙事与单数叙事存在很大不同，它本质上是一种集体叙述声音，就《野生家庭》而言，这个“集体”是“我们兄弟三个”面对强横的父亲与困厄的生活，“我们”是命运共同体。当然，集体叙述声音可以用来规避某些可能的叙事倾向——如“我”的凸显或大量的心理挖掘——从而实现特定的风格追求。从这个角度看，《野生家庭》中的小说显然不是围绕“我”而展开的成长小说。

其二，以高度感官化的修辞风格代替心理描写。《野生家庭》里不是没有心理描写，但总体较少，取代心理的是感官，而感官是心理的外化。比如嗅觉——“那里散发



《野生家庭》书影

出陈旧土壤腐朽的土腥气，那气味就像数千年矿岩的体味，给人以昏昏欲睡的感觉”；听觉——“我们似乎都听到了天黑时发出的声音，白天正在收回的、光的昏暗羽毛轻轻擦过所有的墙壁”；视觉——“它(骡子)的右眼角还有一颗眼屎，看上去像凝结的眼泪一样，它的姿势完全像蹲坐的狗，长长的身躯横跨了土炕的宽度”。

其三，风格与主题之间的浑然无间。《野生家庭》的风格，包括复数叙事、感官化修辞、动物描写、魔幻因素等，最终都照应着小说集的主题，野生。风格或形式(不仅仅是故事与人物)成为主题最直观的呈现，这反映出创作者的强大心智、对作品的控制力以及成熟的技艺。

总体而言，《野生家庭》是一部高度风格化、且风格辨识度极高的短篇小说集，这在国内近年出版的小说集中较为少见。对小说家而言，风格既是珍宝，也是重负，小说家的风格意识越强，就意味着他必须懂得取舍之道，能够为维系这种风格而舍弃点什么。从《野生家庭》里的小说来看，浦歌体现出非凡的写作智慧。

读艾青抗战诗作

鲁立智

悲壮呐喊号角

世人借“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清黄景仁《杂感》)一句，道尽诗人个人困厄时的郁结愁绪。若将这份个人愁绪与心系家国的伟大诗人相较，便可见出格局的高下：前者困于一己得失，而伟大的诗人始终将个人悲欢与民族命运紧紧捆绑，艾青便是典型代表之一。

艾青本名蒋正涵，1932年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不久遭当局逮捕，1935年重获自由。七七事变前夕，艾青受时代洪流的感召，写下《复活的土地》，他高声呐喊：“就在此刻，你——悲哀的诗人呀，也应该拂去往日的忧郁，让希望苏醒在你自己的久久负伤着的心里……在它温热的胸膛里重新漩流着的将是战斗者的血液。”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土接连沦陷，这残酷的现实使诗人满是沉重忧患，他辗转武汉、桂林，先后写下《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我爱这土地》两篇沉郁厚重的传世诗篇。两篇作品以“土地”作为国家的具象，道尽山河破碎的苦难，满含着对侵略者的愤恨，蕴藏着抗争到底的民族骨气。

1937年12月，一场大雪笼罩武汉，但在艾青笔下，这雪不再局限一城一地，而是覆满了整个华夏大地。《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这首诗中，“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一句反复咏叹4次，以强烈的呐喊暗示土地承载的苦难和民族受到的压迫。北方农夫在逃亡中承受“岁月的艰辛”；诗人在“流浪与监禁”后感受生命的“憔悴”；南方少妇在家庭毁灭中忍受“死亡的恐怖”和“刺刀的戏弄”；失去家园的老母亲“不知明天的车轮，要滚上怎样的路程”……诗歌末尾，诗人执笔发问：“中国，你在没有灯光的晚上，所写的无力的诗句，能给你些许的温暖么？”诗人是无能为力的吗？但哪怕是一支笔、一首诗，也是抗争的武器，他愿以文字为炬，为受难的土地与人民送去些许慰藉。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艾青到了桂林，《我爱这土地》诞生了。诗歌开篇写道：“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用的是杜宇亡国，死后化为杜鹃、声声啼血的典故。国事的严峻，诗人的忧思可想而知。诗人要歌唱什么呢？“这被暴风雨所击着的土地”，是遭铁蹄践踏的华夏大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是亿万中国人民的国仇家恨；“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是中华儿女永不停息的抗争意志；“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死后化成鸟我也要贡献自己的力量，一直到最后连这只鸟也死了，我就和我爱的土地、我爱的家园永远地融为一体。面对死亡尚且如此，更不必说现在还活着！在满目疮痍的现实之外，诗人也歌唱“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前三个“这”是真实的当下；后一个“那”则是心底的期待：纵使当下山河蒙难，但终会迎来曙光。

作者创作《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时，还只是想以诗人的身份贡献力量；到《我爱这土地》时已跳出诗人身份，想以与土地生死相依的强烈情感，激励同胞为争取胜利的未来进行斗争。绝望与希望的纠缠，使字里行间满是反抗的怒火与守护国土的决心。伟大诗人的使命，在于忠实映照时代面貌、叩击民族心灵。艾青立足满目疮痍的土地，真实记录中华民族遭遇的深重磨难，将满腔悲愤、赤诚热爱与抗争之志融入诗句，以文字唤醒国人、鼓舞人心，让读者在土地承载的悲歌之中，读懂深沉厚重的家国大义，生出奋起抗争、守护山河、自强不息的磅礴力量，这正是其作品跨越时代的不朽价值。

经典漫谈
(105)

天才在凝视中诞生

马三寒

孩子的写作灵气、心中的丰盈世界，不是靠海量读书堆出来的，而是在专注的凝视里，慢慢滋养、静静诞生的。

曹文轩先生说过一句极耐人寻味的话：“未经凝视的世界是毫无意义的。”这句话，点破了阅读与写作的核心。我们总在纠结孩子读什么书，解决了“读什么”，更该弄懂“怎么读”。很多孩子作文写得平淡空泛，不是年纪小、阅历浅，也不是读书太少，而是习惯了匆匆扫视，从未学会沉心凝视。

读书有两个动作，是看世界的两种姿态。一种是扫视。目光匆匆掠过，一目十行，走马观花，追求的是数量、是速度。我们常说博览群书、读万卷书，海量泛读自然需要，它能帮助孩子打开眼界，知晓天地宽广，积累文字底气，这是阅读的根基，万万不可少。可是，如果停留在扫视，读书就成了走过场。翻完一本又一本，情节记不牢，人物留不住，文字的温度、故事的深意，全被浮躁的快节奏挡在门外。这种囫圇吞枣、浮光掠影的阅读，读得再多，也是过眼云烟，养不出心底的笔墨。

另一种便是凝视。这是慢下来的精读，是走心的深读，是带着思考的品读。眼睛落在字里行间，心思沉进文字深处，细细揣摩，慢慢回味，把一本书读透、读通、读进骨子里。古人说“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自自知”，孔子也讲“学而不思则罔”，阅读从不是单纯地用眼，更要用心。一本好书，不是读一遍就够的。第一遍跟着情节走，感受故事的起落；第二遍细看人物，读懂心底的悲欢；第三遍品味语言，揣摩文字之妙。

教会孩子凝视式阅读，不是难事，只要让他们做到眼到、手到、心到。读书时随手批注，把自己的感动、疑惑、想法，写在书页的空白处。读完静下心来梳理，记下书中的人物、故事与自己的感悟。一本好书慢慢读，反复读，不贪多求快，只求读懂悟透，让阅读变成温暖的陪伴，而非枯燥的任务，孩子自然能沉下心来，品出文字的真味。

扫视，是阅读的广度；凝视，是阅读的深度。孩子的天赋不是天生俱来，写作的灵气也不是凭空而来。那些笔下生花的孩子，不过是比别人多了一份凝视的耐心。凝视书本里的一字一句，凝视生活中的一草一木，把平凡的细节看进心里，把细腻的情感藏于心底。要相信，所有打动人心的文字，所有弥足珍贵的天赋，都在这温柔且执着的凝视中，悄然诞生。